

忽然对养花的兴趣就浓厚起来。

女友是养花高手，每年进入三月，便是她买花换盆栽种的好时节。在某个天气大好的日子约了一起去植物园花卉市场，各种缤纷扑入眼帘，倏忽间走进了梦幻般的世界。那些不曾认真记过的花名，在进入阳台时便一生不会忘记了，栀子花、小家碧玉、六月雪、小椰树、茶树、文竹、风铃、米兰……因为它们，回家的脚步更加急切，急于要给它们浇水施肥观察长势，急于捕捉它们微小的变化，急于要把它们晒到我的朋友圈。

女友说“方寸之间生机盎然”，是的，这些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的植物，借着花盆那么点地方，很快与土壤融合，不断发出新芽，不断给我惊喜。它们的枝叶上收纳和承载了我的期盼，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我单一的生活方式，我把更多心思放在了这些并不富贵的植物身上时，它们回报给了我无限的自愈。为了追求更多的阳光，我把它们端高端低、端出端进，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和忐忑。有几次，我把其中几盆放在并不宽敞的卧室窗户外，冒着掉下楼的风险，每天用手感受土壤的湿度，为晒与不晒、浇与不浇紧张，整个人都要魔怔了。一天早晨起床，床单上竟然也有块土疙瘩。

植物和人一样，需要合适的环境和土壤。当土壤和环境不适合自己生长时，犹如外因控制了内因，干枯和死亡提前到来。

六月雪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一株。在植物园里，那么多花进入眼前，渴望拥有的心情令我激动。当女友介绍六月雪给我时，很快让我想起《窦娥冤》中的“六月飞雪”。其实，它们之间并没有联系，一个是戏曲传说，另一个是视觉意象。半尺高的灌木，枝条坚硬，叶片繁密，小小的叶子外围镶了一层白边。可惜的是，买回家没多久，叶片开始枯焦，密密麻麻的叶子开始脱落，我给它浇水，又“百度”，说不能多浇，担心根腐烂，我又把它从花盆里取出晾干。栽进去，还是落叶，以为土壤缺肥，去市场买来营养土。不到一个月，它终于一片不留地宣告死亡。为了弥补内心的不甘，我又从网上买了一盆，没多久，又开始干枯落叶，卖家补偿我一盆，很快也是一样的命运。专业出身的表妹说，六月雪本就不好

植物的治愈

○ 杨萍

这些不同形态的叶子，一定不知道它们治愈了我，它们透亮、嫩绿、安静的叶芽重新唤起我对生命更多的认知，让我的生命变得丰富，收获了更多的宁静和快乐。

活，养成什么样都不足为奇。可是女友的竟然开花了。她给我发来开花的照片，白色的细小的犹如一团小绒球的花瓣里，还能看到它浅绿色的花蕊，让我好生羡慕。

一天，忽然发现花少一盆，挨着核查，是小家碧玉不见了。满屋子地找，起先以为是孩子搬到她屋子了，结果没有找见，又以为是文先生动了它，电话给出差的他，他说不知道。就在我毫无进展的侦破陷入僵局时，忽然想起去打开阳台窗户，果然看见楼下的草丛里似乎有团东西。赶快下楼，是摔碎的花盆和奄奄一息的它。我心疼得跟自己孩子受了伤一样，来不及多看，捡拾好赶快上楼。原本它的长势非常好，也最省心，令我心仪，但现在，一只蜗牛正趴在叶子上咬食，原本碧绿光润的叶子已经枯萎和残缺。我一直把蜗牛归为励志对象，现在才知道蜗牛不仅吃花叶花茎，也吃自己的伙伴。蜗牛还在微微蚕食着余下的叶子，我只好捏起蜗牛，拍照留念，随后把它放置窗外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忍不住想去植物园再新购几盆，奈何阳台尺寸有限。有时候竟然希望长势不太好的那几盆死掉，好方便自己继续购买，又觉得有些残忍。就在我对植物还继续魔怔的日子里，文先生也备受感染，从网上购买了睡莲。黑乎乎的睡莲根让不懂它习性的我大失所望，在做好迎接它的准备时，我洗净了一个圆形的鱼缸。这么多年，空置的鱼缸终于迎来它的使命。一想到鱼缸里要开满莲花，心里也要乐得生花。可是，这黑乎乎的东西，我没办法把它放进鱼缸，它破坏了我内心渴望的意境。于是不抱希望地把它们扔进一个塑料盆里，灌满了水。就在快要忘记它们的存在时，却发现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上面长了紫红色的叶子，竟然也有几寸长了。

眼里对植物的喜爱多了，我开始留意起更多的植物，比如院子里的海棠、玉兰、桂花、葡萄、核桃，她们宽宽大大圆圆扁扁的叶子，拙朴、蕤荏、开花、结果，各自有着各自的精神长相。这些不同形态的叶子，一定不知道它们治愈了我，它们透亮、嫩绿、安静的叶芽重新唤起我对生命更多的认知，让我的生命变得丰富，收获了更多的宁静和快乐。

住在凤翔沟已经有一阵子了，村子里就十来户，大家都认得。

谁家的狗爱叫，谁家的烟囱几点冒烟，哪条小路上有块石头会硌脚，我都一清二楚。

可村东有一所二层楼院子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只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院子叫安隅小院，大概是取偏安一隅、自得其乐的意思，或许还有心安即故乡的寓意吧。

院子里住着一个小伙子，九零后，姓王。村里人都叫他“那个弄盆景的小王”。他自己取了个名字，叫半川。

有点意思。一个外乡来的年轻人，在别人的河川里，安下了自己半生的念想。第一次走进他的院子，是那年春天的事。

推开那扇门，我愣了一下。这哪里是我想象中院子的模样？圆木做的小径弯曲着向前伸展，下面是流水，用碎石子铺成的院子，到处都是绿意盎然，起伏不平的小土堆长满了青苔。几丛竹子从墙角伸展出来，石槽里浮着铜钱草，墙角堆着大大小小的陶罐，罐口探出几枝蕨。水声不知从哪里传来，循声望去，一道细细的流水从竹管间淌出，落入石槽，进入小径下面，一丛嫩绿的枫树令人耳目一新。整个院子不大，却让人觉得走不完似的，西墙是老瓦堆砌的，靠着它有一排架子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盆景。

五针松、真柏、黄杨、六月雪、菖蒲、文竹、小叶竹，每一棵都被修剪得有模有样。盆也不是普通的塑料盆，有石槽、瓦盆、木盒，甚至还有半截破了的粗陶罐，倒过来，打个孔，便成了一只别致的花器。

半川从屋子里出来，中等个子，皮肤晒得黝黑，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褂子，脚下趿拉着凉鞋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城里人的痕迹。他在山里待了七八年了，那张脸、那双手，早就被山风吹得变了样。

“你是初玄老师，我知道的。随便看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带着点腼腆，“就是乱得很。”

“这些盆景都是你做的？”
“嗯，养了好几年了。”他指着其中一盆黄杨，“这棵跟了我五年，从筷子那么粗养起来的。”

我说你这院子修得很用心，他嘿嘿一笑，说都是自己瞎琢磨的，读书不多，就是喜欢摆弄这些东西。

他比我儿子大一两岁。现在年轻人喜欢灯红酒绿，可是他喜欢住山里，和外面的年轻人不大一样。我总觉得这个“读书不多”的小伙子，心里藏着诗意。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寒山不是山（5）

○ 墨耘

但“寒山不是山”与“白马不是马”从逻辑上看大相径庭。

寒山寺的“山”是特定语境下的误解，熊猫的“猫”是历史遗留的错误，引力不是力的说法是科学认识的深化——它们的

黄昏总是在我虔诚的祈祷中来临，伴着房前屋后袅娜升起的炊烟，我又惬意地坐在垌畔上方空旷的地上，看周身通红的车轮似的落日正向山巅靠近。眼前所有的景象接受了时辰颁布的诏令，开始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。

时光在漫天的霞光处逗留。太阳犹如一个拥有魔力的万花筒，变换着不同的形状、大小和色彩，时而状如圆盘，时而宛若灯笼，时而好似蛋黄，时而又像羞红的脸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太阳的色彩渐渐浓重起来，由最初的金黄变成殷红。远处一线的山脊微微起伏着，眼脸上涂染了一抹鎏金色，太阳悄无声息地向下滑落，在某个恰到好处点上，和远处的树林组合成一幅写意画，园子里豆角架洒下倾斜的影子，野花和小草刚拉完情话，脸上还泛着红光，土地镀上金黄和红色相间的花边，一截枯败的树干，面对河水绯红的脸庞，开始怀念昔日繁盛的绿意。

山村的黄昏是短暂的。不觉之间，夕阳就被远山吞没了，暮色降临。农人从田间地头归来，有的脱去鞋袜在河水里洗去劳作的沉重，有的说着庄稼的长势，还有

半川山房

○ 张军峰

院子的前面靠东是一层平房的厨房，后面是二层楼，中间挨着厨房的是楼梯，平房的顶上搭了一个亭子。造型简单，其实就是几根木柱子撑着一个茅草顶，四面挂竹帘，风来了，帘子轻轻晃，人在里面坐着，能看见远处的东岭、近处的沟，还有后山。

安隅小院的门前是一片地，但是比院外的路低了大约有五六米，所以半川用旧木板在门对面的路沿搭了一个平台，台上放着一张茶桌，茶桌也是他改造的，桌上摆着小盆景。傍晚他和朋友就坐在这里喝茶、聊天、弹吉他、唱歌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路过他的院子，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楼上的亭子里喝茶。

夕阳斜斜地打在他身上，他就那么坐着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像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许什么都没想，只是看着光影一寸一寸地从亭子的檐角上退去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一颤。
这个年轻人，他过的日子，不就是我写在书里的那种日子吗？

在草木之间，在天地之间，安安静静地，跟时间做朋友。

当然，日子也不全是诗意的。
半川跟村民之间，有过不少齟齬。邻居嫌他在墙拐角做个艺术造型，动了邻居的墙脚。

还有人说他是外来的，凭什么在村里住得这么自在。有几次我从门口过，听见有人跟他吵架，半川不怎么还嘴，只是沉着脸，把东西搬开，把路让出来。

一个外乡人，想在一个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老村里扎下根来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你种一片花，有人说你占了地；你养一条狗，有人说吵了觉。

你要学会赔笑脸，学会低头，学会慢慢地用时间证明你没有恶意。

半川显然也在学。他话不多，但逢年过节会给邻居送一盆自己养的花；谁家需要人手，他二话不说就去帮忙；谁需要工具，他都借给用。

三四年下来，村里的老人提起他，语气已经软了很多：“小王那个娃，还行。”

安隅小院经常有女孩子来。都是城里来的，穿得漂漂亮亮，气质也都不一般，在他的盆景前拍照，在露台上喝茶，一坐就是一下午，甚至住上一段时间。村里人见了，都以为他终于有了女朋友，可过一阵

断言是正确的。一旦你知道寒山是僧人，你就不再说“寒山是一座山”；一旦你了解了现代生物学，你就不再说“熊猫是猫”。这些“假悖论”的答案是明确的：AB 不是 B。

但“白马不是马”不同。虽然“白马”和“马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但白马属于“马”这个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，利用“不等于”这个事实，偷换成“不属于”的结论，是“白马不是马”悖论的核心逻辑错误，这是一个真悖论。

山村的黄昏

○ 王永耀



豆包 AI 制图

杈上叽叽喳喳地讲述一天里的见闻，院子里炉火通红，不时飘出饭菜的香味，等待贴料的骡子、牛和羊的叫声此起彼伏，鸡钻进窝里，觅食的雀子也进了自己的巢穴，母亲还在灶台旁忙碌着，父亲拾掇、整理好草料和农具后，把牛羊赶进了圈舍。不知何时，天空缀满星子，家家户户窑里亮起了灯，月亮透过低矮的院墙照了进来，蛙声穿过密仄的菜园，进入我的耳鼓，偶尔传来的狗的吠叫打破了山村的宁静。

子看见又有新的美女，换了一个人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来的都是顾客、朋友，或者单纯喜欢他院子的人。他始终是一个人。

空山书店的女主人忍不住问：“怎么不找个伴儿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也不是不想，就是……觉得一个人待着也挺好。这院子就是我的伴儿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正蹲在地上摆弄一盆新上盆的菖蒲。那菖蒲只有手掌大，被他小心翼翼地种进一个紫砂盆里，配上一块小石头，就成了一个小风景，很别致。他专注的样子，像一个孩子在搭积木，又像一位老人在抄经书。

住山的这几年，凤翔沟里不少人来了又走了，又来了，又走了。

大多数人都是一阵风，吹过就没了。可半川不一样。

他把自己种在了这片土地上，像他养的那些盆景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扎根，一点一点地生长。

小王的安隅小院，我喜欢叫作“半川山房”。我觉得半川这个名字起得好——半条河川，半生安放。不是全部，也不需要全部，有那么一个角落，能安放自己的心魂，就足够了。

前几天，我去东岭路过他的院子，坐了一会儿。暮春时节，院子外面的紫藤开了，一串一串垂下来，像紫色的瀑布。而院子里的蕨肆意而曼妙地舒展，青苔爬满了院子的空地甚至上了墙。他坐在院子里，墙角的竹子伸到他的头顶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小剪刀，正在给一盆黄杨修枝。剪刀咔嚓咔嚓地响，碎叶子落在他的膝盖上，他也不拂。

我问他：“你打算一直待下去？”
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：“不然去哪儿呢？”

是啊，不然去哪儿呢。一个心中有诗的人，哪里都是诗；一个心中有院的人，走到哪里，都会把日子过成院子。

布谷鸟已经叫了，“算黄算割”，凤翔沟已经没有了麦子，山间的空地上是村民种的油菜，已经泛黄，有的已经开始收割。

小王坐在满院的草木中间，安安静静地，像他盆景里的那颗小石头，风摆动的是枝条上的叶子，而石头，岿然不动。

我有好一阵子没有到凤翔沟来了。也没有见小王。

有一次，在别处的山上参加活动，见到了他。和他一起的，是一位美丽的女孩，他们像一对神仙眷侣。

我不想问，也不必问，天地万物有自然归属，何况人呢。

真悖论和假悖论的分界线在于，假悖论源于信息的缺失和语境的内涵，一旦补齐，矛盾自然消失。真悖论源于思想、语言本身的局限，无论你掌握多少知识，矛盾始终在那里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你思维的天花板。

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但也留下了自陷陷阱。它帮我们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个词语，让我们可以快速交流、高效思考，但代价是，这些词语的使用场景若不加限定，会产生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，如简单的一句“我在说谎”，就构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循环。

我一直觉得从黄昏到夜幕降临所呈现出的景象，是山村里色彩最明艳最具质感的。黄昏是一个片段，在山村这个特定的场所里，大自然一览无余地表现出它的公正和宽容，对黄昏之美进行了很好的诠释。太阳开始西斜时，由金黄到玫红，再由玫红变成血红，从色彩上的叠加、空间上的联动到光线的明暗、光影的掺杂和交融，都有一种渐进的微妙变化，预示着某种必然来临的现实。夜色笼罩大地，黄昏破灭后，美的落差感可能让我们内心泛起忧伤、失意，但夜色会拾起黄昏时所有的记忆，以另一种更为宁静、柔和的方式存在。

领略了黄昏绚烂的美，觉得这些灼眼的光芒背后藏匿着人性的某些秘密，这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，也不需要去破译。这种情境中，我没有躁动不安，反而内心平静，爱上了山村的黄昏。在僻静的乡野，看着村民舒心的微笑，看着草长莺飞，看着黄昏在天空里画出的极致的美，看着事物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换，我学会了聆听，聆听黄昏的节奏、乡村的声音和自然的韵律。

又是一个和美的黄昏，我坐在垌畔上方的空地，一只野雀子掠过头顶。